

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



红案白案

刘一达◎著

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

红案白案

刘一达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案白案 / 刘一达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12

(刘一达京味儿经典长篇小说集)

ISBN 978-7-5699-1938-7

I. ①红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7803号

红案白案

HONG'AN BAI'AN

著 者 | 刘一达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王训海 赵 雷

责任编辑 | 余 玲 程 鹏

插 图 | 况 晗

封面题字 | 淳 一

装帧设计 | 程 慧 王艾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-52249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13.5 字 数 | 415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|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938-7

定 价 | 5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3

第三章 / 025

第四章 / 039

第五章 / 053

第六章 / 065

第七章 / 077

第八章 / 089

第九章 / 099

第十章 / 111

第十一章 /	123
第十二章 /	135
第十三章 /	149
第十四章 /	161
第十五章 /	173
第十六章 /	187
第十七章 /	199
第十八章 /	211
第十九章 /	225
第二十章 /	239
第二十一章 /	253
第二十二章 /	267
第二十三章 /	281
第二十四章 /	295
第二十五章 /	307
第二十六章 /	325
第二十七章 /	339
第二十八章 /	353
第二十九章 /	369
第三十章 /	387
第三十一章 /	401
第三十二章 /	415

第一章

红案白案，这个“案”字，会让您立马儿想到血哩呼啦的谋杀案。其实，红案白案的这个“案”字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特指切菜或做面食的案板。

中华饮食博大精深，灶上灶下分工明晰，但大体分为炒菜和做面食的两工。按北京话说，所谓红案儿，就是专门炒菜的，白案儿呢，就是专门做面食的。但念的时候，一定要加儿化韵，说成红案儿白案儿。

这个“案”字，跟案件或案子是两码事儿。不过，您看到的这本书，红案白案的两层意思都含在里头了。换句话说就是红案儿和白案儿里的案情。

老北京人管餐饮业叫“勤行”。早年间，入“勤行”学徒，您首先得认案儿。跟着红案儿师父学，您这辈子就只能在灶上掂勺，跟着白案儿师父学，那您就要跟面食打一辈子交道了。没辙，这是行里的规矩。

红案儿跟白案儿，虽说都在一个厨房里练活儿耍手艺，但红白分明，各走一经，通常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案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案儿上的手艺是高是低，一动筷子就能见分晓。人心却隔着肚皮，它什么样，您拿显微镜也瞅不出来。

于宗信倒霉就倒霉在案儿上了。因为当初学的是白案儿，所以他认准了这辈子得吃这碗饭，别的工作他压根儿就没走过脑子。当然，他的脑子也不会拐弯儿，因此他在老字号饭庄德兴楼干了大半辈子白案儿，也受了几十年的委屈。

他的头脑透着简单，很长时间也弄不明白，他干的是白案儿，但在他脚底下使绊儿的偏偏是红案儿上的彭长霖。直到快退休了，他才醒过味儿来，敢情于家和彭家是世仇。他跟彭长霖的恩怨，从他们的老祖那儿就结下了。

不过他也为此起起糊涂来，虽说他们的老祖当年都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师，专门侍候乾隆爷的，宿怨也是那会儿留下来的。但是到彭长霖和于宗信这儿，已然有七八代了，干吗还要纠缠那些历史的恩怨呢？

于宗信不会想到彭家到现在还保留着家谱，而且代代相传的祖训，明明白白写着自己的仇人是谁。祸根也许正是打这儿来的。

造物主也好像有意捉弄人，让彭、于两家的红白案儿手艺一直没断桩（北京土话：一直在相传的意思），而且还让于宗信和彭长霖凑到了一块儿。都在一个饭庄混事由儿，打头碰脸的，您想能没有故事吗？

不过，我跟这两位爷的相识，可不是因为红案儿或白案儿上的磕口儿，而是因为一间年久失修，将要倒塌的小平房。

这是二〇〇八年前后的事儿。这间小南房在西城的一条老胡同里。当时的西城要扩建金融街，许多老胡同都面临拆迁的命运，包括这间小南房。

龚二跟我是老熟人。他知道我那会儿正在构思长篇小说《传世猫碗》。有一天，突然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哥，有档子奇事儿，您想不想听？”

龚二比我大两岁，却总是管我叫哥，透着他对我的敬重。

他的大号叫龚晓健，龚二是他的外号，但他在家里是独苗儿。北京的爷儿们管二百五叫“二货”或“二B”。知道这个，您就明白他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了。

龚二已经四十出头了，但我到现在也弄不清他的真正职业是什么。他一天到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不知道他吃的是哪碗饭。但是他有一门儿灵的绝活：不管哪一界的名人，他都够得着（北京土话：接触到的意思）。也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只要出了名儿，他都像苍蝇扑肉似地踪上人家。在名人面前，他那种殷勤和热情，似乎能让木头疙瘩开花。

据说他小时候挺聪明，长得也咕立（北京土话：结实挺脱的意思），本来能有点出息，但却让一个电影明星给毁了。

那年他八九岁，他爸爸带他到动物园看老虎，回家坐公共汽

车。车上，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一直瞄着他。快下车的时候，那位长者走过来，摸了摸他的脸蛋，说：“小家伙长得挺有意思。想不想演电影？”他爸爸一愣，打量着这位长者，说：“他够格儿吗？够，就让他试试。”长者说：“我们正要拍一部电影，里头有个小孩儿，我觉得他合适。”他爸爸仔细端详，认出这位长者敢情是赫赫有名的电影明星。于是把家里的地址写给这位明星，期待着他的召唤。

但是爷儿俩望眼欲穿，明星那儿却杳无音信，做了一番美梦，这事儿如石沉大海。敢情没多久那位明星因为一部电影受到批判，被发配农村思想改造，就此息影了。但被明星摸脸蛋儿这件事，却让龚晓健幼小的心灵受了伤，也添了病。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电影明星的坯子，只是怀才不遇而已。这种气迷心闹得他后来成了龚二。

龚二在名人身边跑前跑后，好像不为混吃混喝，就为能跟名人照张合影，或者在首日封和笔记本上签个名。这成了他的资本，转过身，他会跟人吹牛：瞧见没有？我跟谁谁是老朋友！脸上的得意之色就好像他挨着名人照相，自己也成了名人了似的。

他媳妇好像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居然以此为荣，平时短不了拿出龚二的影集，对人炫耀，好像她丈夫有多大出息似的。

龚二身上的毛病不少，但我觉得他人还实在，跟名人照张相，不过是满足一下虚荣心，他又没出去蒙人，有什么呀！

可能是他经常向人炫耀跟名人多亲多近的原因，他说什么事，总喜欢煞有介事，以便吸引人们的眼球儿。

我知道他好来这一手，所以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：“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成奇闻逸事了。”

“真的，不蒙你。知道卖豆腐的小西施上吊的那间‘鬼屋’吧？”

“知道呀。怎么了？”

“愣有人看上这间破房了！还透着出手不凡。三百万！这主儿把那间破屋子给钱过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三百万！”我差点儿没把手里的电话给摔了：“谁呀？是不是大脑进水了？”

“等见了面儿，再跟你细聊吧。”龚二故意留下一个扣子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这还真可以说是个奇闻，虽说这些年北京的房价一个劲儿地翻跟头，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平房，卖出三百万，还是让人难以想象。

那间房子，说实话，本不应该叫房子，它原本只是个过道儿。当年在副食店卖豆腐的萧小红三十大了，还住单位集体宿舍。副食店的头儿老张，送给房管所的头儿两条“大前门”，所长找了几个，将这个过道儿前后拿砖砌死，前边开了门儿，后边开了个窗户，于是成了萧小红的家，后来也成了老张的“家”。老张五十多了，老婆孩子在房山，平时就住在这个小屋，跟萧小红形同夫妻。

萧小红长得漂亮，也爱捋飧，三十多了却像情窦初开的少女，一颦一笑楚楚动人。因为姓萧又长得美，胡同里的人借姓儿的谐音，都管她叫小西施。

当时恰值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人们一天到晚忙着搞大批判，谁也顾不上这对“野鸳鸯”。俩人也放松了警惕，从开始的偷偷摸摸，到后来的出入成双，于是让人给“贼”上了。

谁？就是那位红案儿师父彭长霖。那会儿，彭长霖是造反派的头儿，当然，这一造反，他也就不在案儿上干了，当了区饮食公司革委会的领导。

本来饮食公司跟副食店挨不上边儿，但他们同属财贸口儿，老张入的那个造反派组织跟老彭正好是对立面儿，又加上彭长霖的夫人跟老张是一个单位的，好色的老张曾对他夫人动过心眼儿。本来彭长霖的心胸就不宽，加上这些碴口儿，当发现有妇之夫的老张，跟一个大姑娘腻歪在一块儿，可不就找到了下蛆（北京土话：找麻烦）的缝儿了吗？

老彭玩人算是玩到家了。他明知道这对“野鸳鸯”的行踪，但就是迟迟不动手，专等国庆节放假。因为国庆节犯事儿属于政治事件。

那天深夜，彭长霖带着几个工人民兵去堵被窝儿，把这对“野鸳鸯”抓了个现行。因为国庆期间是政治敏感期，老张“胡搞”的

事儿被上纲上线，成了政治问题。好在他出身没咋儿（北京土话：没有问题），历史还算清白，没被打成反革命。但也劫数难逃，在单位挨了一顿臭揍，还在派出所啃了几天窝头，最后被开除公职，打回房山老家种地去了。

倒霉的是小西施，不但背上了“破鞋”的脏名，还戴上了“坏分子”的帽子。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这在当时属于“黑五类”，算是牛鬼蛇神。花儿再好看，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也就不是花了。红卫兵造反派的皮带在小西施身上，留下了无数的血印子。接着又在单位轮番批斗，把这个沉鱼落雁的一朵花，折腾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。末了儿，还被那些平时闻腥儿吃不着腥儿的坏小子，在关押期间给轮奸了。自视甚高的小西施哪忍受得了这种侮辱与蹂躏，被放回家的当天晚上，便找了根绳子上上了吊。

小西施死后五天，才被邻居发现。奇怪的是人们把她从房梁上解下来，放到地上，突然发现她的头发没了，她的腹腔也被割开，内脏被人掏空了。

这事儿惊动了当地派出所。刑警在现场拍了照，取了手印，又在周围调查了几个月，但是没找到任何线索。小西施的父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双双被迫害致死，加上她的坏名声，娘家人也没人出面处理她的后事。最后，单位出面，将她的遗体送八宝山火化，连骨灰也没留下，一朵花就这么没了。至于她身上的器官被什么人偷走的事儿，后来也不了了之。

但是，自从小西施上吊以后，她住过的小屋成了“鬼屋”。每到深夜，路过的人便能隐约地听到女人哭哭啼啼的抽泣声。

开始很多人以为这是耳朵出了毛病，或者是幻觉幻听。后来，人们特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跑到那小屋去听，果然能听到女人的哭声，不由得让人有点毛骨悚然。院里的几家老住户，最初又烧香，又在门上贴辟邪的符，以为那“鬼”闹腾几天会消停，没承想那“鬼”有了附体，一连几天夜里，院里的老人发现了黄鼠狼。老北京人都知道黄鼠狼是“四大仙儿”之一。您想都把“仙儿”招来了，夜里能睡踏实觉吗？

尽管院里的年轻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，无妄之说，但老人们还

是胆儿小了，他们觉得貌若天仙的小西施本来就像狐狸精，现在死得那么冤，肯定死后会变成了“屈死鬼”。您想谁不怕“鬼”给缠上呀？所以，街坊四邻前后脚儿地搬出了这个院儿。院子很快成了没人敢住的荒院，自然，那间小屋也就成了远近皆知的“鬼屋”。

大概过了五六年，有一个分配到街道工作的转业军人老张，孩子已经念初中了，没有房子住。房管所把这个院的两间北房分给了他。老张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，从老山前线回来，枪子儿都不怕，还怕“鬼”吗？于是大大方方地住了进来。

说来也是怪事儿，自从这位老张住进来，院里的黄鼠狼不见了，那间“鬼屋”夜里也听不到哭声了。没有一年的工夫，院里又住满了人。这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结束，这些住户已然不知道小西施是谁，大家和睦相处，就像这个院子里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小西施闹“鬼”的事儿。

不过，小西施上吊的那间小屋却一直没人住。不知是人们怕犯忌，还是因为那房子实在太小。

又过了几年，这个小院的真正房主章先生从美国回来。房管所落实私房政策，费了一番周折，把五家住户请走，将产权还给了他。这个小院是章先生的祖产，他本来想把院子拆了翻建，但得到这一片要拆迁的信息，只好放弃了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对小院闹“鬼”的事儿发生了兴趣。尤其是小西施的头发和心肝肺的失踪，让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，所以我在这个小院多次盘桓，也采访了胡同里的老街坊，对那个“鬼屋”更感到有些诡秘了。但我没想到这间闹过“鬼”的小屋，会在拆迁之前被人买走。不用多说，这里肯定有什么由头儿。

几天后，我把龚二约到一家涮羊肉的小馆。我们俩都爱吃这口儿。锅子开了以后，我们边涮边聊。

“你能告诉我，哪位爷买了那间‘鬼屋’吗？”我问龚二。

“哥，说出来，你得晕菜。还记得当年那个打家具的山东人老印吧？”龚二咧了咧嘴，对我诡秘地一笑。

“老印？”我猛然想起当年背着一把锯，满大街找主儿打家具的那个小木匠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北京人买家具要票儿，年



轻人结婚用家具，只好淘换木料找人现做。于是派生出一拨儿进京打家具的木匠。这些人也许是最早进京的外来务工者。老印是这个小木匠的外号，因为他姓任，是烟台那边的人，说话一口的胶东腔儿，把“北边儿”说成“白边儿”，把“任”说成“印”。所以胡同儿里人都叫他老印。至于他的大号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

“我哥结婚用的床和大衣柜，还是老印给打的呢。”我想了想，对龚二说，“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。”

“是呀，这小子现在可玩大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玩红木家具呢。在深圳开了个很大的红木家具厂，国内的大城市都有他的门店。这小子发大财了！”龚二撇了撇嘴说。

“一个做红木家具的，花三百万买一间小平房！他是不是有钱没地儿花了？”我说。

“那一片儿不是要拆迁吗？估计这小子拆迁办有人。拆迁的时候，他玩猫腻从中做点儿手脚，还不从中发一笔？”龚二咧着嘴说。

“不可能！不管他有什么人，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，也给不了三百万！狮子口张得也忒大了。你算呀，十平方米三百万，合一平方米三十万了！政府不可能出这天价！”我想了想说。

“那他干吗要当这冤大头呢？”

“可说呢。”我迟疑了一下，对他说，“你再打听打听吧，肯定这里有什么玄机。老印是个买卖人。买卖人无利不起早，他绝对不会乱投钱。”

“嗯。”龚二答应了一声。

本来我想直接找老印问个究竟，但老印买下这房子以后就闪了，谁也不知他猫在哪儿。我转念想找卖房的章先生，可人家在美国还有买卖，便找了个委托人全权代理，自己回美国了。

因为这一片胡同儿要拆迁，所以有点儿风吹草动，人们的心思特敏感，老印花重金买那间“鬼屋”的事儿，自然引起人们各种猜测。

说来也怪，老印买下那间小屋没几天，胡同儿里有位爷在当街的花池子里，发现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小青蛇。大冬天的，蛇出来

了，人们心里能不犯嘀咕吗？另一位大妈夜里去公厕出恭，路过“鬼屋”，听到了屋里的啼哭声。两档子事儿凑到了一块儿，就有说法了。很快就传出这间房又闹“鬼”的稀罕事儿。

胡同儿里的人对有些事喜欢联想，两位老住户翻出二十多年前的陈年老账。当年老印在给住这院的老李的二儿子打家具时，逮住一只黄鼠狼，大伙儿劝他把这位仙儿放了。这位山东人死轴，就是不放，还把它宰了下了酒。现在那“死鬼”缠上了他，三百万！这不是明摆着让他破财吗？

有迷信的老人说，这是几百年的老胡同儿要拆，惊动了鬼神。本来这是有影儿没影儿，人们闲磨牙的事儿，谁知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，让他坐立不安了。

谁？就是那位当年整小西施的爷，彭长霖。

这是哪一出呢？虽然彭爷这会儿已经搬到了东三环，但那间“鬼屋”却牵着他的魂儿。您想呀，那年要不是他带着工人民兵，到那间小房现场捉奸，小西施也不会在这屋里上吊。现在听人说“死鬼”缠上了老印，他心里能不打鼓吗？

说来又是怪事儿，那天，彭爷到西单买东西，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路边有个满头白发，穿得邋里邋遢的老头儿在瞄着他。他定睛细瞅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不由得头发丝儿都立了起来，敢情这个人是那位小西施的情人老张。可是他早就听说当年老张被轰回房山老家，一直郁郁寡欢，没几年就得癌症死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给老张平反落实政策，让他儿子在副食公司找了份工作。

怎么可能是他呢？彭爷又多看了几眼。那老头儿的眼神虽然显得空洞，却死死地盯着他。他的脑子“嗡”地一下大了，只觉得周身的血都凝固了，一阵头晕目眩，摊在了地上。等他再睁开眼，那老头儿已无影无踪。

彭爷让“死鬼”差点儿吓出了毛病。为了印证老张是不是真死了，回到家，他特地给区副食公司的老朋友打电话询问。人家板上钉钉地告诉他：老张真的死了。

“啊？”彭爷愣怔了半天，没缓过神来。

大白天撞上了死人。您说能不让彭爷胆儿小吗？搭上有老印买房这一出儿，彭爷越琢磨心里越发毛，生怕那个“死鬼”跟他过不去，不定哪天来找他的麻烦。